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五十九　持

尊者衆賢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賢聖品第六之三

今應思擇於聖諦中求真見者初修何行求見聖諦初業地中所習行儀極為繁廣欲遍解者當於衆聖所集觀行諸論中求以要言之初修行者應於解脱具深意樂觀涅槃德背生死過先應方便親近善友善友能為衆行本故具聞等力得善友名辟如良醫於療疾位先審觀察諸有病者何等本性如何變異何所覩度有何勢力何處何時習何成性何志何失何法所隨何食何業住何分位彼從先来串服何藥次觀諸藥味勢熟德隨應授與令熱令膩或令進湯引諸病出凡所授藥功不唐捐具悲智尊亦復如是先觀煩惱重病所逼初欲習業諸弟子衆何等本性為貪行耶廣說乃至為雜行耶如何變異誰令變耶為經久住為暫尒耶令違本性有何德耶何所覩度為求世榮為求出世堅固功德有何勢力彼所依身

廣說乃至為新行耶如何變異詐令
變耶為經久住為暫介耶令違本性
有何德耶何所覩度為求世榮為求
出世堅固功德有何勢力彼所依身
為極堅固堪耐勞苦若獨處閑居專
精受行杜多功德為極悞耎為居何
處有居此處此德失生處亦順生諸
得失故理須觀察為在何時有在此
時欣樂於此時亦順生欣樂心故理
須觀察或根熟位說名為時習何成
性彼於先來串習何德令成此性有
何志性為性怯劣為性强勇堪處閑
居為怯劬勞為極勇猛堪能擔荷大
劬勞擔有何過失為增上慢為被他
言之所牽引為多尋伺為性惛矇為
多諂曲為性躁擾為貪敬奉為愛利
養為多邪解為多疑惑何法所隨為
何煩惱堅所隨逐何可動耶彼宜何
食順益彼身身依食住故應觀察彼
有何業是先所為令順先修故應觀
察住何分位功德過失隨年位殊故應
觀察彼宜授與何等法藥為應捨置
為應訶擯為應讚勵為應誨示次應
觀察諸對治門隨其所應授與令學
各令獲益功不唐捐由此世尊契經
中說親近善友名全梵行行者既為
說三法善友攝持護念可行須目

觀察諸對治門隨其所應於其
各令獲益功不唐捐由此世尊契經
中說親近善友名全梵行行者既為
能說正法善友攝持應修何行頌曰
將趣見諦道　應住戒勤修　聞思修所成
謂名俱義境
論曰諸有發心將趣見諦應先安住
清淨尸羅然後勤修聞所成等故世
尊說依住尸羅於二法中能勤修習
謂先安住清淨戒已復數親近諸瑜
伽師隨瑜伽師教授誡勗精勤攝受
順見諦聞聞已勤求所聞法義令師
教誡所生慧增漸勝漸明乃至純熟
非唯於此生喜足心復於法義自尋
思擇如是如是決定慧生自思為因
決慧生已能勤修習諸煩惱等自相
共相二對治修令於此中略攝義者謂
修行者住戒勤修依聞所成慧起思
所成慧依思所成慧起修所成慧此
三慧相差別云何謂如次緣名 俱義
境理實三慧於成滿時一切皆唯緣
義為境尒時難辯三慧相別故今且
約加行位辯說聞思修緣名俱義非
唯緣名境有決定慧生故聞所成慧
不但緣名境然隨師說名句文身故
於義差別有決定慧生此慧名為聞

唯緣名境有決定慧生故隨所成慧
不但緣名境然隨師說名句文身故
於義差別有決定慧生此慧名為聞
所成慧約入方便說但緣名聞慧成
已為知別義復加精勤自審思擇欲
令思擇無謬失故復念師教名句文
身由此後時於義差別生決定慧名
思所成此加行時由思義力引念名
故說緣俱境思慧成已等引現前不
待名言證義差別此決定慧名修所
成諸瑜伽師此中立喻如彩畫者習
彩畫時最初從師諮受畫本審諦瞻
相臨本倣學數毀數習乃至刮真然
後背本數思數習為令所習无謬失
故復將比校所倣畫本令已所造等
本或增不尒所習无增進理由此後
時所作轉勝无劳觀本隨欲皆成習
三慧法應知亦尒毗婆沙師復別立
喻如有一類浮深駛水曾未學者不
能離岸及浮所依曾學未成能暫捨
離去之不遠恐之沉溺復還趣岸或
執所依曾善學者能无劳倦不顧岸
依雖經極深險難洄澓能免淪沒自
在浮渡如是應知三慧相別經主謂
此思慧不成謂此既通緣名緣義如
次應是聞修所成今詳三相無過別
皆謂修行皆依聞至故所生勝慧名

在濕渡如是應知三慧相別經主謂
此思慧不成謂此既通緣名緣義如
次應是聞修所成今詳三相無過別
者謂修行者依聞至教所生勝慧名
聞所成依思正理所生勝慧名思所
成依修等持所生勝慧名修所成彼
由未達毗婆沙意故作是言然毗婆
沙辯三相別意不如是謂若有慧於
加行時由緣名力引生義解此所引
慧名聞所成若加行時由思義力引
念名解由此於後生決定慧名思所
成若不待名唯觀於義起內證慧名
修所成如彼所宗辯此三慧雖皆決
定相无差別而依至教正理等持為
因不同三相有別如是我宗辯此三
慧成時緣義相雖无別而依緣名緣
俱緣義加行別故三相有別且思所
成是思正理所生決慧為此加行勢
力堅強无有謬失重念師教名句文
身是思所成加行助伴約加行說通
緣名義非成滿位亦可通緣是故於
三決慧生位雖俱緣義相無差別而
加行中有差別故毗婆沙者約之顯
別既尒思慧非為不成閑居者言聞
所成慧現在前位輕安光明未遍所
依亦不堅住思慧行位輕安光明未

别既尒思慧非為不成階居者言臨
所成慧現在前位輕安光明未遍所
依亦不堅住思慧行位輕安光明未
遍所依少得堅住修慧行位定力所
引殊勝大種遍身中故便有殊勝輕
安光明遍滿身中相續堅住由此行
者所依極輕容貌光鮮特異常位三
慧之相差别如是餘不定位亦有光
明然非皆是聞思慧攝此中二慧名
所成者是因聞思力所生義第三修
慧名所成者是即以修為自性義如
言命器食寶所成諸有欲於修精勤
學者如何淨身器令修速成頌曰
具身心遠離 无不足大欲 謂已得未得
多求名所无 治相違界三 無漏无貪性
四聖種亦尒 前三唯喜足 三生具後業
為治四愛生 我所我事欲 暫息永除故
論曰身器清淨略由三因何等謂三
因一身心遠離二喜足少欲三住四
聖種謂若欲令修速成者要先精勤
清淨身器欲令身器得清淨者要先
修習身心遠離身遠離者謂遠惡朋
心遠離者謂離惡尋由身心離惡朋
尋故身器清淨心易得定此二由何
易可成者由於衣等喜足少欲言喜
足者無不喜足少欲者无大欲諸有
[illegible]

尋故身器清淨心易得淨此二由何
易可成者由於衣等喜足少欲言喜
足者無不喜足少欲者无大欲諸有
多求資生具者晝狎惡朋侶夜起惡
尋思由此无容令心得定所无二種
差別云何謂於已得妙多衣等恨不
得此倍妙倍多即於此中顯等倍勝
更欣欲故名不喜足若於未得妙多
衣等求得故名大欲諸所有物足能
治苦若更多求便越善器是此中義
如契經言隨有所得身安樂者令心
易定及能說法故有希求治苦物者
是為助道非為過失故經主言應作
是說於所已得不妙不多悵望不歡
名不喜足於所未得衣服等事求妙
求多名為大欲不應正理所以者何
若已得物未能治苦悵望不歡若都
未得能治苦物希求得者此不障定
有何過失又彈對法所辯相言豈不
更求亦緣未得此二差別便應不成
理亦不然非對法者言於已得倍妙多
衣等更別欣求餘所未得倍妙多衣等
名不喜足如何說二差別不成若尒
所言有何意趣謂於已得足能治苦
妙多衣等即於此中顯等倍勝更生
欣欲恨先不得此衣服等倍妙倍多
名不喜足於[illegible]

妙多衣等即於此中顯等倍勝更生
欣欲恨先不得此衣服等倍妙倍多
名不喜足於已獲得足能治眥更倍
希求方能障定非於已得未能治眥
更倍希求便能障定故對法者所說
無失或不喜足雖更希求與大欲殊
故无有失謂先已得諸資生具无所
乏少而更希求如是希求從於已得
心不喜足所引生故果受因名名不
喜足於先未得諸資生具心无所顧
過量希求如是希求名為大欲二種
差別其相如是喜足少欲能治此故
與此相違應知相別謂治不喜足不
喜足相違是喜足相能治大欲大欲
相違是少欲相是於已得能治眥物
不更希求名為喜足於所未得能治
眥物不過量求名少欲義喜足少欲
界繫通三亦有越三无漏攝者謂欲
界繫善心相應喜足少欲是欲界繫
二界无漏例此應說所治二種唯欲
界繫以何證知色無色界亦有能治
喜足少欲以現見有生在欲界從色
无色等引起時所治二種現行遠故
能治二種現行增故已說喜足少欲
別相二種通相所謂无貪以二俱能

能治二種現行增故已說喜足少欲

別相二種通相所謂无貪以二俱能
對治貪故所治通相所謂欲貪聖種
應知如能治說謂亦通三界无漏是
無貪如無色中雖无怨境而亦得有
无瞋善根故无色中雖無衣等而亦
得有無貪善根如彼不貪身亦不貪
資具故无色界具四聖種受欲聖者
於聖種中有阿世耶而无加行衆聖
種故名為聖種聖衆皆從此四生故
展轉承嗣次第不絶前為後種世所
極成衆聖法身皆從於衣生喜足等
力所引起是聖族姓得聖種名四中
前三體唯喜足謂於衣服飲食卧具
隨所得中皆生喜足此三喜足即三
聖種无貪善根有多品類於中若治
不喜足貪此乃名為前三聖種第
四聖種謂樂斷修斷謂離繫修謂聖
道樂謂於彼情深欣慕以樂斷及修
名樂斷修即是欣慕滅及道義或樂
斷之修名樂斷修即是欣慕滅之道
義為證惑滅樂修道故由此能治有
無有貪故此亦以无貪為性豈不第
四亦能治瞋等則應亦以无瞋等為

性非无此義然以前三為資粮故前

無有貪故此亦以无貪為性立第
四亦能治瞋等則應亦以无瞋等為
性非无此義然以前三為資粮故前
三唯是無貪性故此亦自能對治貪
故從顯偏說何緣唯立喜足為聖種
非少欲耶以少欲者容於衣等物有
希求故謂有意樂性下劣者於未得
境不敢多求設已得多容求不歇見
喜足者少有所得尚不更求況復多
得故唯喜足建立聖種或為遮止呰
行者欲不說少欲以為聖種非彼外
道心有勝欲恒有劣欲熏相續故或
隨所得生歡喜心不更欣求名為喜
足斷樂欲樂此為最勝欲界有情多
樂欲樂此樂欲樂違出家心於離惑
中令心闇鈍能障梵行靜慮現前為
過最深喜足能治故唯喜足建立聖
種非於未得多衣等中起希求時心
生歡喜何況於少是故少欲於能對
治樂欲樂中非最勝故不立聖種緣
衣服等所生喜足如何可說是无漏
耶誰言如是喜足是无漏若尒聖種
寧皆通无漏由彼增上所生聖道彼
所引故從彼為名故言聖種皆通无
漏不作是言緣衣服等所有喜足皆
通無漏少欲无漏准此應釋謂彼增
上所生聖道故所引故從彼為名非

所引故從彼為名故言聖種是道
漏不作是言緣衣服等所有喜足皆
通無漏少欲无漏准此應釋謂彼增
上所生聖道彼所引故從彼為名非
聖道生緣衣等境世尊何故說四聖
種以諸弟子捨俗生具及俗事業歸
佛出家為彼顯示於佛聖法毗奈耶
中有能助道生具事業謂有猒離生
死居家出家求脫有何生具於隨所
得衣服等中深生喜足作何事業深
樂斷修異此无能證涅槃故何緣唯
四不增不減齊此滿足聖生因故謂
聖生因略有二種一棄捨過二攝持
德如次即是前三第四是故唯四不
增不減或聞思修所成諸善皆是聖
種解脫依故然為對治四種愛生是
故世尊略說四種以契經說有四愛
生故契經言苾芻諦聽愛因衣服應
生時生應住時住應執時執如是愛
因飲食臥具及有无有皆如是說為
治此四故唯說四聖種於藥喜足何
非聖種不說於彼有愛生故為治愛
生建立聖種經唯說有四種愛生是
故於藥不立聖種或即攝在前三中
故謂藥有在衣服中攝有在飲食中
攝有在臥具中攝故於藥喜足不別

故於藥不立聖種或即攝在前三中
故謂藥有在衣服中攝有在飲食中
攝有在卧具中攝故於藥喜足不別
立聖種或若於中引憍等過對治彼
故建立聖種於藥无引憍等過生故
聖種无於藥喜足或一切人皆受用
者於彼喜足可立聖種非彼尊者縛
非羅等曾无有病受用藥故或一切
時應受用者於彼喜足可立聖種非
一切時受用藥故或醫方論亦見說
有於藥喜足毗奈耶中方見說有衣
等喜足聖種唯在內法有故有言雖
有於藥喜足而不建立為聖種者諸
藥有能順梵行故謂世現見樂學戒
者於藥喜足障梵行故或佛為欲暫
息永除我所我事欲故說四聖種謂
為暫息我所事欲故說前三聖種為
永滅除及我事欲故說第四聖種經
主於此自作釋言我所事者謂衣服
等我事者謂自身緣彼貪名為欲若
作此釋義不異前頌中不應別為文
句與前所說治四愛生言雖有殊義
无別故由此我部毗婆沙師更約異
門釋此文句我所我執立以欲名謂
為暫時息我所執故世尊說前三聖
種即於衣等所生喜足及彼增上所
[illegible]

門釋此文句我所我執立以名說
為暫時息我所執故世尊說前三聖
種即於衣等所生喜足及彼增上所
引聖道為永滅除及我事執故世尊
說第四聖種即樂斷修及彼增上所
引聖道皆名聖種此門意顯令有身
見暫息永除說四聖種如是已說將
趣見諦所應修行及修行已為修速
成淨治身器既集如是聖道資粮欲
正入修由何門入頌曰
入修要二門　不淨觀息念　貪尋增上者
如次第應修
論曰諸有情類行別衆多故入修門
亦有多種然彼多分依二門入一不
淨觀二持息念故唯此二名曰要門
為諸有情入皆由二不尒如次貪尋
增者謂貪增者入依初門尋增上者
入依息念如非一病一藥能除就近
治門說不淨觀能治貪病非不治餘
息念治尋應知亦尒然持息念緣无
差別微細境故所緣繫屬自相續故
非如不淨觀緣多外境故能正乱尋
既已捴說貪尋增者入修如次由前
二門此中先應辯不淨觀如是觀相
云何頌曰
為通治四貪　且辯觀骨瑣　廣至海復略

二門此中先應辯不淨觀如是觀相
云何頌曰
為通治四貪　且辯觀骨瑣　廣至海復略
名初習業位　除足至頭半　名為已熟修
繫心在眉間　名超作意位
論曰修不淨觀正為治貪然貪差別
略有四種一顯色貪二形色貪三妙
觸貪四供奉貪對治四貪依二思擇
一觀內屍二觀外屍利根初依前鈍
根初依後謂利根者先於內身皮為
邊際足上頂下周遍觀察令心猒患
為欲伏治顯色貪者應專隨念內身
分中膿血脂精涎洟髓腦大小便等
變異顯色及應隨念衆病所生內身
皮上變異顯色黃白青黑如雲如煙
斑駁黤黮不明不淨由此令心極生
猒患便能伏治緣顯色貪以如此身
為如是等非愛顯色所依止處故於
一切皆得離染為欲伏治形色貪者
應別觀察諸內身支是鬚毛等三十
六物聚集安立和合所成離此都无
毛等形色復以勝解分割身支為二
或多散擲於地種種禽獸爭共食噉
骨肉零落支體分離由此令心極生
猒患便能伏治緣形色貪為欲伏治
妙觸貪者應以勝解除去皮肉唯觀

猒患便能伏治緣形色貪為欲伏治
妙觸貪者應以勝解除去皮肉唯觀
骸骨瑣如瓦礫由此令心極生猒患
便能伏治緣妙觸貪為欲伏治供奉
貪者應以勝解觀察內身如眠醉悶
癲癇病等不能自在運動身支如老
病時或至未至被如是事纏縛其身
又觀內身不自在行无不繫屬衆緣
故生於中都无少許身分可為供奉威
儀所依徒妄執為能供奉者彼決定
有能供奉事然供奉名所目義者謂
以彼彼身分為緣決定能為儛歌笑
睇舍啼戲等威儀事業觀彼事業都
無定性如箜篌等所發音曲一切皆
類幻化所為由此令心極生猒患便
能伏治緣供奉貪是名利根初習業
者思所成慧觀察內身能伏四貪令
不現起若鈍根者由根鈍故煩惱猛
利難可摧伏藉外緣力方能伏治故
先明了觀察外屍漸令自心煩惱摧
伏謂彼初欲觀外屍時先起慈心往
施身處如世尊說初修行者欲求方
便速滅欲貪當起慈心之澹泊路精
勤修觀乃至廣說至彼處已為欲伏
治四種貪故應如四種澹泊路經修
不淨觀觀外屍相以況內身彼相既

便速滅欲貪當起慈心之潛泊路精勤修觀乃至廣說至彼處已為欲伏治四種貪故應如四種潛泊路經修不淨觀觀外屍相以況內身彼相既然此亦應尒由此方便漸能令心亦於內身深生猒患便能伏治前說四貪由於內身見自性故為不淨觀速得成滿應修八想伏治四貪為欲伏治顯色貪故修青瘀想及異赤想為欲伏治形色貪故修被食想及分離想為欲伏治妙觸貪故修破壞想及骸骨想為欲伏治供奉貪故修膖脹想及膿爛想許緣骨瑣修不淨觀通能伏治如是四貪以一骨瑣中具離四貪境故應且辯修骨瑣觀然於引發諸善根時補特伽羅約所修行說有三位一初習業二已熟修三超作意且觀行者欲修如是不淨觀時應先繫心於自身分或於足指或於眉間或鼻頞中或於額等隨所樂處專注不移為令等持得堅牢故從入已去名初習業入言為顯寂初繫心假想自身足指等處下至能見錢量白骨由勝解力漸廣漸增乃至具見全身骨瑣謂於此位諸瑜伽師假想思惟皮肉爛墜漸令骨淨初量如錢乃

身骨瑣謂於此位諸瑜伽師假想思

惟皮肉爛墜漸令骨淨初量如錢乃
至遍身皆成白骨彼於此位有多想
轉想轉言顯不捨所緣數數轉生餘
勝解想有餘師說觀行未成作意但
由想力故轉觀行成已便由慧力此
位未成故由想轉應知此中所言作
意總顯一切心心所法皆由想力相
續而轉見全身已復方便入緣外白
骨不淨觀門謂為漸令勝解增故觀
外骨瑣在已身邊漸遍一牀一房一
寺一園一邑一田一國乃至遍地以
海為邊於其中間骨瑣充滿為令勝
解漸復增故於所廣事漸略而觀乃
至唯觀自身骨瑣齊此漸略不淨觀
成名瑜伽師初習業位為令略觀勝
解轉增於自骨中復除足骨思惟餘
骨繫心而住漸次乃至除頭半骨思
惟半骨繫心而住齊此轉略不淨觀
成名瑜伽師已熟修位為令略觀勝
解自在除半頭骨繫心眉間專住一
緣湛然而住齊此極略不淨觀成名
瑜伽師超作意位應知至此不淨觀
成諸所應為皆究竟故住空閑者作

如是言此觀介時有究竟相謂有淨

成諸所應為皆究竟故住空閑者作

如是言此觀尒時有究竟相謂有淨
相欻尒現前由此或令入息減少或
令發起不欣樂心了知所修地究竟
故淨色相起擾乱心故如人溫誦所
熟誦文又由得先所未得故進證得
餘勝善根故如畦中水之溢漫流如
是相名為此觀究竟相有餘師說若
於尒時不於外緣起加行覺名不淨
觀究竟圓滿所緣自在若小若大應
作四句如理應思令應思擇此不淨
觀既是勝解作意所攝理應名為顛
倒作意則應此觀體非是善非此所
緣體皆是骨皆作骨解豈非顛倒此
不淨觀且不可言皆是勝解作意所
攝以不淨觀捴有二種一依自實二
依勝解依自實者謂由作意相應慧
力如實觀察自內身支所有不淨若
形若顯差別諸色如九仙骨二商佉
等或如身中髮毛爪等廣說具有三
十六物此等名為依自實觀由與自
相作意相應是故不能永断煩惱依
勝解者謂勝解力假想思惟諸不淨
相此非顛倒作意所攝以與煩惱性

相違故夫顛倒者本所欲為不能成

勝解者謂勝解力假想思惟諸不淨
相此非顛倒作意所攝以與煩惱性
相違故夫顛倒者本所欲為不能成
辦此隨所欲能伏煩惱如何顛倒若
謂此境非皆是骨謂皆是骨寧非倒
者理亦不然如應解故謂諸於杌起
人覺者不作是解我今於杌以人相
觀故是顛倒今觀行者作如是思諸
境界中雖非皆骨我今為伏諸煩惱
故應以勝解遍觀為骨既隨所欲如
應而解能伏煩惱寧是顛倒此觀勢
力能伏煩惱令暫不行既有如斯巧
方便力如何非善是故无有如所難
失此不淨觀何性幾地緣何境何處
生何行相緣何世為有漏為无漏為
離欲得為加行得頌曰

无貪性十地　緣欲色人生　不淨自世緣
有漏通二得

論曰如先所問今次第荅謂此觀以
无貪為性違逆作意為因所引猒惡
棄背與貪相翻應知此中名不淨觀
名不淨觀應是慧者理亦不然觀所
順故謂不淨觀能近治貪故應正以
无貪為性貪因淨相由觀力除故說
無貪為觀所順諸不淨觀皆是无貪
非諸无貪皆不淨觀唯能伏治顯色
等貪方說名為此觀體故此觀自生

无貪者性貪因治[illegible]故說
無貪為觀所順諸不淨觀皆是无貪
非諸无貪皆不淨觀唯能伏治顯色
等貪方說名為此觀體故此約自性
若兼隨行具以四蘊五蘊為性通依
十地謂四靜慮及四近分中間欲界
唯尒所地此容有故此觀唯縁欲界
色處境欲界顯形為此觀境故若尒
何故契經中言耳根律儀所防護者
住不淨觀乃至廣說此言為說諸為
色貪所摧伏者彼必由為縁聲等貪
之所摧伏故欲摧伏縁色貪者必先
應住耳根律儀由此方能住不淨觀
有說此觀唯依意識能引所餘違逆
行相故若有住耳根律儀彼必應先
住不淨觀此不淨觀力能遍縁欲界
所攝一切色處若謂尊者阿涅律陁
不能觀天以為不淨舍利子等於佛
色身亦不能觀以為不淨如何此觀
遍縁欲色此難不然勝无滅者能觀
天色為不淨故佛能觀佛微妙色身
為不淨故由是此觀定能遍縁欲色
為境由此已顯縁義非名亦已顯成
通縁三性初習業者唯依人趣能生
此觀非北俱盧天趣中无青瘀等故
不能初起先於此起後生彼處亦得
現前此觀行相唯不淨轉是善性故

通緣三性初習業者唯依人趣能生此觀非北俱盧天趣中无青瘀等故不能初起先於此起後生彼處亦得現前此觀行相唯不淨轉是善性故體應是淨約行相故說為不淨是身念住攝加行非根本雖與喜樂捨三根相應而猷俱行如若集忍智隨在何世緣自世境若不生法通緣三世此觀行相非无常等十六行攝故唯有漏通加行得及離染得離彼彼地染得彼彼定時亦即獲得彼地此觀離染得已於後後時亦由加行令得現起未離染者唯加行得此中一切聖最後有異生皆通未曾餘唯曾得

說一切有部順正理論卷第五十九